

山扁豆古今考

——兼论植物名的张冠李戴现象

李菁博

【摘要】 始载于《救荒本草》的山扁豆的原植物,在明清时期是黄芪属植物,如糙叶黄芪和扁茎黄芪等。而 19 世纪日本学者将决明属的含羞草决明定名为山扁豆,并在中日两国植物学界沿用至今。这个“张冠李戴”给植物学、中药学界造成混乱。中国植物学界对日语植物汉名的借鉴有利有弊,应注意力避弊端。建议加强对糙叶黄芪、含羞草决明医疗保健价值的研究与开发,力争为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做出贡献。

【关键词】 山扁豆; 糙叶黄芪; 扁茎黄芪; 含羞草决明

Historical textual research on *Shan biandou* with discussion on the misnaming of plant title Li Jingbo.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The original plants of *Shan biandou*, first seen in *Jiu huang ben cao* (*Materia Medica for Relief of Famines*), include the plants of *Astragalus* genus, such as *A. scaberrimus* and/or *A. complanatu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ut *Cassia mimosoides* was named as *Shan biandou* by Japanese scholars in the 19th century. This mistaken identification and misnaming, still in use today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circles of botany and materia medica, did cause some confusion.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using the plant names in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the Japanese language by Chinese botanists were analyzed, the disadvantages of which should be well avoided. Because of the vicissitude in the names of plants and Chinese herb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study and develop the significant value of *A. complanatus* and *C. mimosoides* in health care so as to promote its contributions to the cause of TCM.

【Key words】 *Shan bian dou*; *A. scaberrimus*; *A. complanatus*; *C. mimosoides*

现代植物学、中药学中的植物名、药物名,有很多取自从汉代《神农本草经》至清代《植物名实图考》跨越 2 000 年历史的中国古代本草、植物典籍。而这些沿用至今的植物名、药物名,从古至今是否是指同一类植物? 其实,有很多种中药的原植物在历代本草著作中的记载是有变化的,由此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的“莎草、香附子”条目中感叹“古今药物兴废不同”^{[1]615-616}。

现代中药学对中药品种的历史变迁有深入研究,如谢宗万先生参与编著《中药材品种论述》《全国中草药汇编》《全国中草药名鉴》等中药专著,并曾在《中医杂志》上撰文《论中药品种在历代本草中的变迁与发展》,分析中药材品种随历史兴废、变迁及混乱的多种原因。

笔者从植物学发展史的角度研究,发现植物名(中药名)的古今兴废、变迁还有一种原因,就是近代植物学者(主要是日本植物学者)对植物中文名(日语称“植物汉名”)的张冠李戴,造成《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国植物志》等现代植物图志及《新华本草纲要》《中华本草》等现代中药学著作,与中国古代本草、植物典籍中的植物名不完全一致,存在着同名异物的现象。笔者以豆科植物山扁豆为例,分析这种“张冠李戴”的现象。

1. 明清时期对山扁豆的记载

1.1 《救荒本草》中的山扁豆

“山扁豆”这个植物名的最早记载,见于明初的《救荒本草》。该书“山扁豆”条目记载:“生田野中。小科苗高一尺许。稍叶似蒺藜叶,微大;根叶比苜蓿颇长;又似初生豌豆叶。开黄花,结小匾豆角儿。味甜。〔救饥〕采嫩角煨食。其豆熟时,收取豆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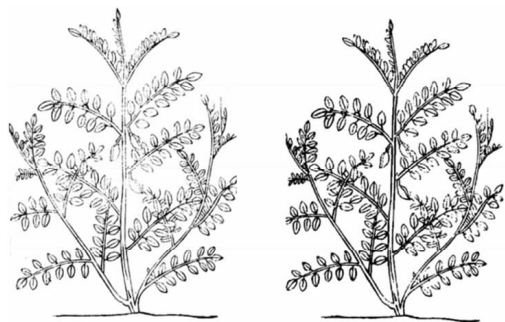


图 1 《救荒本草》中的山扁豆^①

食”^[2]。

参考《救荒本草》嘉庆四年刊本及明末《农政全书》翻刻本的山扁豆植物图(图 1),可以确定《救荒本草》的山扁豆是豆科植物,奇数羽状复叶,小叶 7~13 枚,短小的豆角(荚果)单生叶腋处,如原文描述“小匾豆角儿”,内里可能只有一枚种子。植物学家王作宾曾鉴定其属于豆科紫云英属,也就是《中国植物志》中黄芪属的某个种 *Astragalus* sp.^[3];而张翠君进一步将其鉴定为糙叶黄芪(*Astragalus scaberrimus*)^[4]。这确实有道理:糙叶黄芪的荚果呈批针状长圆形,微弯,具短喙^{[5]291},荚果内一般仅一枚种子,在三北地区及山东、河南等地广泛分布。上述诸多特征与《救荒本草》原书中描述和绘画一致。由此可以初步判断明代的山扁豆是黄芪属植物,很有可能就是北方地区广泛分布的糙叶黄芪。

1.2 《本草纲目》中的山扁豆

《本草纲目》中没有“山扁豆”条目,在“决明子”条目有山扁豆的相关记载:“〔时珍曰〕决明有两种:一种马蹄决明,……一种苕芒决明,《救荒本草》所谓山扁豆是也。苗茎似马蹄决明,但叶之本小末尖,正似槐叶,夜亦不合。秋开深黄五出,结角大如小指,长二寸许。角中成数列,状如黄葵子而扁,其色褐,味甘滑”^{[1]279}。

李时珍认为《救荒本草》中的“山扁豆”就是决明的一种“苕芒决明”。笔者曾对历代本草中的决明子原植物做过研究,初步结果是宋代至清代的决明子同名异物的现象很典型,入药的决明子不仅来自决明属(*Cassia*),还来自豆科的槐属(*Sophora*)、苜蓿属(*Medicago*)、黄芪属(*Astragalus*)等多个属的植物^[6]。由此看来李时珍描述的这种“豆角二寸长、状如黄葵子而扁”的“山扁豆”,其种子在明代也充作决明子入药,但是由于《本草纲目》中的插图绘刻十分粗陋,无法鉴定这个“山扁豆”具体是豆科哪个

属的植物。

1.3 《植物名实图考》中的山扁豆

吴其浚编撰的《植物名实图考》中有“山扁豆”条目,文字描述与《救荒本草》一致,但是植物图不同(图 2),不是临摹《救荒本草》原图,而应是吴氏依据其采集的“山扁豆”植物所绘制的。其与《救荒本草》中山扁豆最显著的差别是总状花序的主轴明显伸长,荚果狭长圆形,内有种子 3~4 枚。



图 2 《植物名实图考》中的山扁豆

河南师范大学的张铭哲考证《植物名实图考》中的山扁豆是豆科黄芪属的扁茎黄芪(*Astragalus complanatus*),《中国植物志》记载 *A. complanatus* 中文名为“背扁黄芪”。该种广泛分布在东北、华北、河南、四川等地,其种子入药称沙苑子、潼蒺藜,有补肾固精、清肝明目之效。因为具清肝明目等相似的药效,所以明清时期也将扁茎黄芪(或称“山扁豆”)的种子充作决明子入药^[6]。

2. 山扁豆被“张冠李戴”的过程

2.1 近代西方人对《救荒本草》中山扁豆的鉴定

旅华德裔俄国医生兼植物学采集家、汉学家贝勒(Emil Bretschneider, 1833—1901),在他 1895 年出版的 *Botanicon Sinicum Part III* 中标明:“山扁豆 *Cassia mimosoides*”^[7]。而后曾在中国任教的英国药剂学家、植物学史研究者伊博恩(Bernard Emms Read, 1887—1949)在其 1946 年出版的《救荒本草》英文缩译本中也认定“山扁豆 *Cassia mimosoides* L.”英文音译名 Shan Pien Tou, 英文俗名 Sensitive Senna^[8]。



图3 《中国长江下游维管束植物手册》中的 *Cassia mimosoides*

Cassia mimosoides 由林奈在 1753 年命名, *Cassia* 中文译作决明属, *mimosoides* 为含羞草之意, 所以该种的中文名以“含羞草决明”为宜。林奈记录其产地是 Zeylona^[9], Zeylona 是拉丁语地名, 指锡兰, 现名斯里兰卡^[10], 而现代研究更多地认为 *C. mimosoides* 原产于热带美洲^{[7]126}。

C. mimosoides 与《救荒本草》中的山扁豆明显不是一种(类)植物。参考曾在中国任教多年熟悉中国植物的美国植物学家斯图尔德(Albert Newton Steward, 1897—1959)编写的《中国长江下游维管束植物手册》^[11](图3)及《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国植物志》中植物形态描述和植物图, *C. mimosoides* 的叶片是类似含羞草(*Mimosa pudica*)的一回偶数羽状复叶, 小叶枚数 20~50 枚, 荚果呈扁平镰形, 内有种子不少于 10 枚。

如前文所述, 虽然明清时期的山扁豆也存在同物异名的现象, 但是从《救荒本草》到《植物名实图考》中的文字描述和植物图来分析判断, 其中的“山扁豆”是中国北方习见的糙叶黄芪(*A. scaberrimus*)或扁茎黄芪(*A. complanatus*), 都属于黄芪属。它们与决明属(*Cassia*)植物如含羞草决明(*C. mimosoides*)在形态上有显著差异。而且决明属植物大多起源于热带, 在中国北方属于归化种。为何在明清时期的古籍中属于黄芪属的“山扁豆”, 被贝勒和伊博恩鉴定为完全不相似的决定明属的 *C. mimosoides*。呢?

实际上贝勒和伊博恩都只是中国本草、植物的“狂热发烧友”, 他们本职都是医、药工作, 所以可能不具备专业的植物种、属鉴定能力, 他们将《救荒本草》中的山扁豆鉴定为 *C. mimosoides* 是参考 19 世纪日本植物学著作的结果。

2.2 近代日本学者对山扁豆的记述

曾经系统学习西方植物学的日本本草、植物学者饭沼欲斋(1782—1865)编绘的《草木图说》(1856), 是 19 世纪西方植物学在日本与本草学相融合实现本土化的代表著作, 是日本及东亚学界的第 1 部基本符合现代植物学标准的植物志。《草木图说》以林奈的 24 纲植物分类系统分类、排序, 收录的每个植物都附有植物汉名、和名(假名拼写)和林奈等人命名的双名法拉丁文学名, 记录植物形态描述、产地、生境等信息, 另附有依照西方绘画技法精细绘画、刻印的植物图。在这场东西方植物学知识大融合的过程中, 由中国传入日本的本草典籍中的数百个植物名都被陆续借鉴使用, 关联了相对应的拉丁文学名, 并一直由中日植物学界沿用至今。

但是, 在这个大融合过程中, 也必定存在一些不当的处理, 例如《草木图说》中决明属的 *C. mimosoides* 所关联的汉名、和名分别是“山扁豆”和“カハラケツメイ”(图4)^[12]。由此山扁豆由明清典籍中的黄芪属植物变成了叶似含羞草的决明属植物 *C. mimosoides*。产生这种“张冠李戴”的原因, 应是受李时珍“苙芒决明, 《救荒本草》所谓山扁豆是也”的影响。虽然《救荒本草》成书于 15 世纪初, 但是其最初传入日本的时间是在 1662 年^[13], 较《本草纲目》传入日本的时间(万历末年)^[14]还晚了数十年。所以日本学者习惯引用《本草纲目》中的文字去解释《救荒本草》中的植物, 18 世纪多部注解《救荒本草》日文著作, 都按李时珍的说法将“山扁豆”解释为决明的一种, 由此黄芪属植物就被张冠李戴成了决明属植物。这也从侧面反映近代日本学者对中国本草、植物典籍的消化、吸收并不十分全面、透彻, 会造成错误、疏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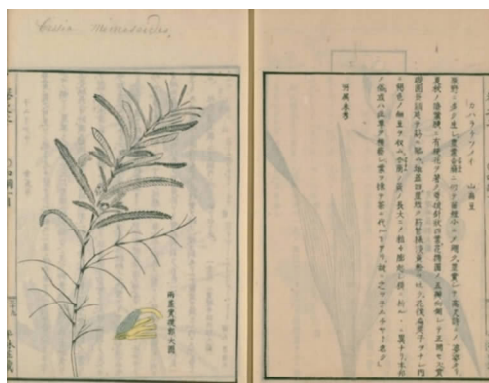


图4 《草木图说·前编》关于山扁豆的记载

由于《草木图说》是第 1 部由东方人撰写的标注有植物拉丁学名的东亚植物学著作,其对后世的影响力显而易见,日本植物界曾多次修订、增订《草木图说》(由牧野富太郎再订增补,于 1907 年出版《增订草木图说》)。20 世纪初松村任三(Ninzo Matsumura, 1846—1928)、三好学(Miyoshi Manabu, 1862—1939)、牧野富太郎(Tomitara Makino, 1862—1957)等人的植物学著作一直使用“山扁豆 *C. mimosoides*”这个命名。贝勒和伊博恩也都是参考《草木图说》,来考证《救荒本草》中的植物,由此造成了上述错误。

2.3 近现代中国学者延续错误

当 20 世纪初中国植物学者开始编写植物名录、植物志时,都很推崇贝勒等西方人对中国本草古籍考证的成果,而上述日本学者的著作在中国传播广、影响深入,也是国人著述的重要参考。所以,1918 年出版的《植物学大辞典》^[15]、1937 年出版的《中国植物图鉴》^[16],到新中国成立后编写的《中国主要植物图说(第 5 册)豆科》^[17],始终引用“山扁豆(《救荒本草》)*Cassia mimosoides*”这个 19 世纪日本植物学界对中国古籍中植物的错误鉴定。《高等植物图鉴》^[18]《中国植物志》^[5]¹²⁶将 *Cassia mimosoides* 的中文正名定为“含羞草决明”,中文佚名为“山扁豆、黄瓜香……”,没有特别标注“山扁豆”一名来自《救荒本草》以免引起歧义。但是,中药学专著例如《新华本草纲要》^[19]《中药炮制学辞典》《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药学》以及 20 世纪末编写的《中华本草》^[20],都特别标明“山扁豆 *Cassia mimosoides*,始载于《救荒本草》”,这就容易引起歧义。

21 世纪初中国植物学家编写 *Flora of China* 时,将豆科的 *Chamaecrista* 属的中文属名,命名为山扁豆属,这还是参照日文文献(*Chamaecrista* 的汉名为山扁豆属或原河决明属)。山扁豆属在中国分布有山扁豆(*Ch. mimosoides*)、柄腺山扁豆(*Ch. pumila*)、大叶山扁豆(*Ch. leschenaultiana*)等多个种^[21]。由此“山扁豆”这个植物名的“张冠李戴”现象得以延续。

3. 讨论

3.1 中国植物界借鉴日语植物汉名的利与弊

17 世纪日本开始兴起兰学,由此近代西方植物学知识随西方医学陆续传入日本。因此近代西方植

物学传入日本的时间要早于中国 200 年。在 19 世纪中期以《草木图说》为标志,日本学界逐渐实现了近代西方植物学的本土化以及与自中国传入日本的本草学、植物学知识的融合。因此在 19 世纪末期(甲午战败之后)中国学者编撰植物学著作、传播近代植物学知识时,大多是借鉴使用日本植物学著作中的汉字名词、术语,以更方便地实现近代植物学的本土化。有一些植物虽然中国有分布,古籍中有中文名,但是中国植物学界沿用其日语汉名至今,例如“苏铁(*Cycas revoluta*)”一词就源于日语,而中国古籍中的植物名是“铁树”和“凤尾蕉”^[22]。时至今日对于一些新引进中国的美洲、非洲等地植物,中国植物界仍然是借鉴该植物的日语汉名来命名。例如近几年在国内兴起的多肉植物中有百合科的十二卷属(*Haworthia*)、仙人掌科的岩牡丹属(*Ariocarpus*)、乌羽玉属(*Lophophora*)等^[23],其属名及属内种名均是源自日语植物汉名。如此借鉴既便于在中国快速推广,又与日本植物学界保持一致。

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日语植物汉名有一些与中国古籍中的植物名不兼容,存在张冠李戴的现象。除山扁豆外,越桔(橘)也是 1 例:《中国植物志》记载“越桔(*Vaccinium vitis-idaea*)”一词源自明代的《闽书南产志》^[24]。其实,中国古籍中记载的越桔(橘)都是指芸香科柑橘属(*Citrus*)中产自吴越之地的桔、橙。而日本植物学者将“越桔(橘)”一名用来指杜鹃花科的蓝莓,并被中国植物学界沿用至今。有时这类“张冠李戴”现象容易引发误会、矛盾。中国古代的山扁豆,种子可用于救荒充饥,并可以入药作决明子有效地治疗眼疾^[6],而现代的山扁豆(含羞草决明)则是全草入药,具有清肝利湿,清肺止咳,散瘀消积的功能^[17],二者的药用价值差异很明显。通过对山扁豆的考证,笔者希望提示:中国古代本草、植物典籍中的植物名与现代植物学、中药学使用的植物名、药物名是不完全兼容的,存在一些“冒名顶替”“张冠李戴”的现象。所以在应用古籍中的方剂时,需要注意药物品种是否存在“古今兴废不同”“张冠李戴”的可能。

3.2 对中国药用植物研究的 2 点建议

其一,现代中药学重视对黄芪属植物根入药的药用价值,以及扁茎黄芪(*A. complanatus*)种子入药作沙苑子的保健价值的研究,而基本上忽视了对糙叶黄芪(*A. scaberrimus*)的药用价值研究。中国栽培大豆的总黄酮含量在 1mg/g 左右^[25],而扁茎黄芪

(*A. complanatus*) 种子的总黄酮含量高达 5.3 mg/g^[26], 但是糙叶黄芪种子的总黄酮含量、三帖糖苷含量, 根部的黄芪总皂苷、黄酮、多糖等相关成分分析却未见报道。希望笔者的研究能给中国中医药研究一些提示, 糙叶黄芪在明清时期曾作为山扁豆救荒充饥, 还充作决明子入药治疗眼疾, 而且国外多年致力于包括糙叶黄芪在内的多种黄芪属植物的抗肿瘤效果及机理研究^[27]。希望中医药工作者重视对糙叶黄芪的医药价值的研究与开发。

其二, 日本至今流行饮用由 *C. mimosoide* 及近源种 *C. nomane* 嫩枝、叶、荚、豆制成的具有多重保健作用的弘法茶(浜茶)。此“茶”具有利尿、调整肠道及减肥的作用。这应当给中国医药学界一些启示。弘法茶虽然被称作汉方药, 但是其并非源自中国本草学, 也并非由弘法大师(平安时代初期著名僧人, 法名“空海”, 谥号“弘法大师”, 774—835) 从唐朝引进。《本草纲目》就没有收录 *C. mimosoides*、*C. nomane* 等叶似含羞草或合欢、开黄花的豆科植物。弘法茶的发明与推广, 是日本医药学界的创举, 冠以“汉方药”“弘法大师”等噱头是为了营销推广。由此可以想见“汉方药”在日本的影响力。*C. mimosoides* 及 *C. nomane* 在中国南方有广泛分布, 少有作为民间土药应用, 一直没有规模化开发。希望医药企业借鉴日本弘法茶的成功经验, 开发中国本土的含羞草决明(*C. mimosoides*) 的医疗、保健价值, 尽早推出规模化生产的保健茶、及深度研发的保健品, 为发展中国医药卫生产业, 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做出贡献。

参 考 文 献

- [1] 李时珍. 本草纲目[M]. 刘衡如, 刘山永, 校.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
- [2] 朱橚. 救荒本草[M]//郑振铎. 中国版画丛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449.
- [3] 石声汉. 农政全书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1852.
- [4] 救荒本草校注[M]. 倪根金, 校注. 张翠君, 参注.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9: 299.
- [5] 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中国植物志: 第 39 卷[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8.
- [6] 李菁博. 历代本草决明子植物图求证[M]//中国植物学会植物园分会编集委员会. 中国植物园: 第 18 期.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5: 311-319.
- [7] Bretschneider E. Botanicon Sinicum Notes on Chinese Botany from Native and Western Sources. Part III Botanical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ateria Medica of the Ancient Chinese[M]. Shanghai: Kelly & Walsh, Limited, 1894: 204.
- [8] Read Bernard E. Famine Foods Listed in the CHIU HUANG PEN TS' AO [M]. Shanghai: Henry Lester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 1946: 49.
- [9] Linnaei Caroli. Species Plantarum [M]. Holmiae: Impensis Laurentii Salvii, 1753: 379.
- [10] 张永铭. 古生物命名拉丁语[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3: 406.
- [11] Steward Albert N. Manual of Vascular Plants of the Lower Yangtze Valley, China[M]. Corvallis: Oregon State College, 1958: 176.
- [12] 饭沼愨斋. 草木图说前编: 草部: 卷 2 [M]. 刊本. 1856 (安政三年).
- [13] 何慧玲, 肖永芝. 《救荒本草》在日本的传承[J]. 中华医史杂志, 2014, 44(6): 348-351. DOI: 10. 3760/cma. j. issn. 0255-7053. 2014. 06. 006.
- [14] 潘吉星. 中外科学技术交流史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404.
- [15] 孔庆莱, 杜就田, 末叔略, 等. 植物学大辞典[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18: 108.
- [16] 贾祖璋, 贾祖珊. 中国植物图鉴[M]. 上海: 开明书店, 1937: 573.
- [17]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中国主要植物图说: 第 5 册[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5: 70.
- [18]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第 1 册[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72: 342.
- [19] 江苏省植物研究所. 新华本草纲要: 第 2 册[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1: 113.
- [20] 中国中医药管理局, 《中华本草》编委会. 中华本草: 4 [M]. 上海: 上海科技出版社, 1999: 403-404.
- [21] Editorial Committee of Flora Reipublicae Popularis Sinicae. Flora of China Vol. 1 0 [M]. Beijing: Science Press. St Louis: 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 Press, 2010: 33-34.
- [22] 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中国植物志: 第 7 卷[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78: 7.
- [23] 董文珂. 园林植物汉拉英名称速查手册[M].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3: 283.
- [24] 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中国植物志: 第 57(3) 卷[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1: 147.
- [25] 黄明伟, 于寒松, 刘瑞雪, 等. 中国北方地区大豆主栽品种成分检测与分析[J]. 中国食物与营养, 2015, 21(8): 31-34.
- [26] 肖培根. 新编中药志: 第 2 卷[M].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2: 317.
- [27] Y. P. S. Bajaj. Biotechnology i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Book 33) · Medicinal and Aromatic Plants VIII [M].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1995: 106.

(收稿日期: 2016-03-28)

(本文编辑: 王振瑞)